

全方位聚焦云冈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三)

本报记者 梁有福



中国部分·展览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石窟窟顶寺院遗址考古成果

云冈石窟曾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展览即重点呈现2011年云冈石窟窟顶寺院遗址的考古成果及学术价值。窟顶寺院遗址考古重现了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且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井台、熔铁炉布局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窟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

本展览以云冈窟顶建筑遗址考古成果为主要内容，分“云冈窟顶寺院遗址的发掘”、“北魏时期云冈石窟

太近，屡受洪水侵扰，差三千工匠向南改拨河道，才改变了窟前空间局促的局面。

据文献记载，云冈石窟的开创者昙曜在主持开窟时，曾“住恒安石窟（即云冈石窟）通乐寺”，并在此进行禅修、译经等活动，又有“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第一单元：云冈窟顶寺院遗址的发掘

自北魏时期至金代改拨河道前，由于武州川与云冈石窟所在山体距离很近，窟前并没有可以用来建造寺院的空间；而洞窟直面岸北驿路，开放且嘈杂，也并非理想的居住和禅修之所。想要探索寺院的踪迹，只能在石窟之外的空间寻找。云冈石窟上方的武州山顶，宽广平坦，靠近石窟，却又相对独立，是适合建造寺院的场所，这里很早便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19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首先在云冈窟顶开展了小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北魏和辽代的遗物与建筑遗迹。1993年，云冈石窟在配合“八·五”保护维修工程开展窟前遗址发掘期间于东部窟群山顶发现一座北魏塔基。

2010—201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云冈窟顶一区和二区开展了连续两年的大规模发掘，发现两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被评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石窟山顶寺院的面貌逐渐被后人揭开。

窟顶西区北魏寺院遗址位于第39窟至45窟上方，这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塔院式寺院建筑遗迹。在发掘区南部有一座边长约14米的方形塔基，在塔基东、北、西三面均发现房廊遗址共

20间，均为前廊后室。廊房有单间与套房，部分房间内有土炕、灶坑和管道。在建筑群西南角还有两个窑址，其内尚存烧制扭曲的瓦当和板瓦。出土遗物以北魏时期的建筑材料为主，此外还有少量佛教石刻和日用器物残件。

窟顶二区北魏辽金寺院遗址位于第5、6窟上方，发掘区南部为一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塔基遗址。塔基中部是北魏遗迹，四周有回廊，其外则包以辽金时期扩建的八边形塔基。发掘区北部则是一处辽金时期的铸造作坊遗迹。发现了地穴式铸造井台和30座熔铁炉。熔铁炉环绕于铸造井台周围，一头有鼓风口和安装固定风箱的遗迹，炉内有铁渣、坩埚碎片等，是我国最早的地穴式铸造井台。出土遗物中，北魏时期多为建筑构件，辽金时期除建筑构件外，还出土了多样日用器物，另有少量唐代瓷器。



秋风起塞 云生笔底

“大境澄明”武大明油画艺术展明天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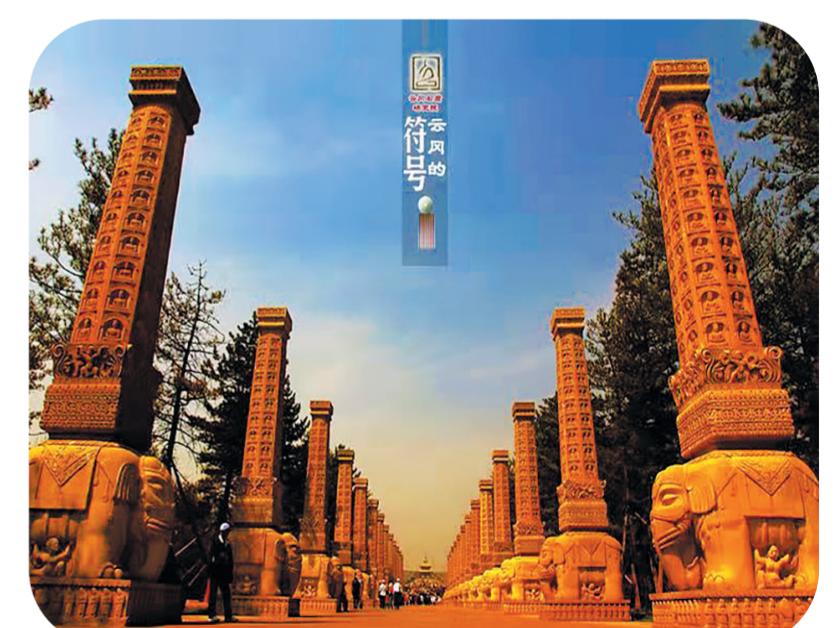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 梁有福）由云冈研究院主办的“大境澄明”武大明油画艺术展将于明天拉开帷幕。这是云冈美术馆金秋时节迎来的首场知名画家个人专展。

武大明，又名武明史，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198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校友分会秘书长。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山西省美协主席团委员，山西省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山西大同大学名誉教授，阳泉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山西大学本科、研究生督学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云冈美术馆副馆长张艳介绍说，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39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反映太行山景象及古村落的写生作品；第二部分为反映黄河风情的作品；第三部分为反映晋北长城边堡，以及云冈石窟现场写生的作品。

本次展览的展期为9月25日至10月31日。

大美云冈之佛光大道(下)



观佛墙吐辉，望圣树生菲。六牙象柱显灵威，大道添祥瑞。赞兮，叹兮，争睹云冈魅。画图盛景礼佛仪，祈福诚心寄。壁上浮雕，传神精细，再呈千古遗。日西，客痴，忘返游人醉。

李祥标(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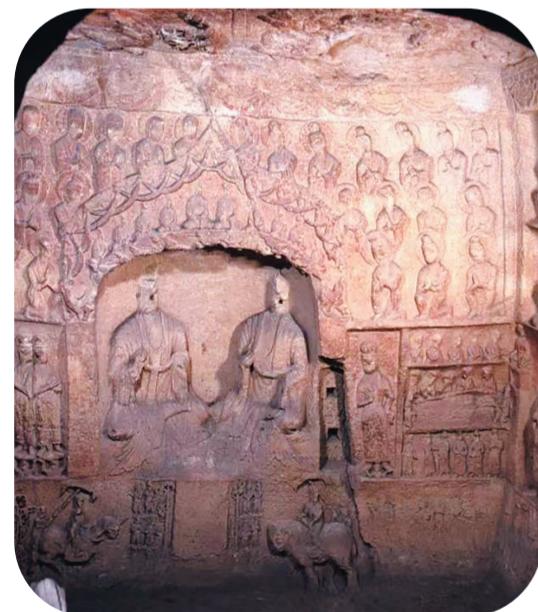
祥云罩武周，梵音绕琼楼。香风妖娆客如流，古韵源厚源。意悠，韵悠，圣地多灵秀。佛光大道善德修，白象增年寿。塔柱神威，浮雕精构，千秋业不朽。诵讴，曲讴，盛世功名留。

钱淑梅(大同)

慈风敲鼓鸣，瑞气满禅经。十三根柱对排行，佛像生威敬。慕名，客名，石刻游刀宣。众人朝圣伴苍生，

李成东(北京)

西岩绝唱——谈云冈石窟第38、39窟雕刻特点(一)



付洁

窟以西，洞窟内容复杂多变，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更彰显了洞窟的文化价值。其中，“西岩绝唱”部分是云冈石窟雕刻的收官之作，代表了云冈西部诸窟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皇室在云冈的大规模营造工程中缓，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阶层蔓延起来，亲贵、官吏以及民众充分利用平城工匠原有的娴熟技艺，继续着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昙曜五窟以西的崖壁上，虽然在规模上比早中期石窟大大缩小了，其艺术发展变化却呈现了较强的势头；窟龛类型复杂多变，壁面内容独具特色、造像衣饰华丽精美、平基方格纹饰多变，佛像人物也体现出别样的风采，塑造出一种清新典雅的“秀骨清像”艺术形象，成为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的显著特点。其中，尤以第38、39窟为甚，其雕刻内容别具一格，艺术和文化价值更加彰显。

一、第38窟的佛教雕刻内容与世俗文化融合模式

第38窟位于西部窟群西段，高于地面约2米。洞窟呈方形，东西宽1.98米，南北进深1.45米，上下高1.82米，设计严谨，雕刻题材丰富，造型优美，龛饰华丽，且保存较好，堪称云冈第三期石窟的代表性洞窟。



坐落于大同城西十六公里处武州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佛教艺术宝库，是公元五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丰碑，距今已1500余年。其规模巨制，雕刻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座，大小窟龛254个，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石窟，大多开凿于文成帝时期，即今第16—20窟，亦称昙曜五窟；中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执政时期，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晚期石窟，主要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后。

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基本停止，民间工程开启，工匠利用平城（今大同）旧有的娴熟技艺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些洞窟主要分布在第20

窟外上壁留存一方三百余字的凿窟铭记，为《吴氏忠伟为亡息冠军将军华口侯吴天恩造像并窟》（今称《吴天恩造像记》），铭文时间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内容记录了父亲吴忠伟为亡子吴天恩开窟的情由。吴天恩封从二品散后爵位，是三品冠军将军，铭文中段云：“吴氏忠伟，为亡息冠军将军、华侯吴天恩造像并窟，得依岩侧，妙姿口口。洗光焉，鉴真容之在于虚空；丽口口，口释迦本生。藉此微福，愿厄生生遇口，长辞苦海，腾神净土，口化弥隆，三法口敷，万累消融。”

铭文中“长辞苦海，腾神净土”之句，是吴中伟对亡子吴天恩的祈愿，也是云冈晚期雕刻开始流行净土崇拜的重要证明。而念佛禅法本为北方禅法之要，与净土信仰有关。

再看第38窟窟顶，满饰平基藻井，顶部以大朵莲瓣展开天宫苍穹，化生童子分别从八个莲叶中飞出，四身骑龙诸天伴乘围绕，四周平基格内雕刻出二十身飞天乐伎，演奏的乐器为曲颈琵琶、排箫、筚篥、钹、胡笳、五弦琵琶、笙、筚篥、羯鼓、担鼓、琴、细腰鼓、横笛等14种，俨然是生动的音乐盛会。北壁主像为圆拱二佛并坐龛，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飞天与缨络，窟楣两侧面雕供养群像；东壁中央刻两层像龛，上为叠形“地神托双脚”交脚菩萨像，下为尖拱坐佛龛；西壁叠形帷幕倚坐佛龛。除龛像外，各墙面在主要佛龛周围，雕刻了十一幅佛教故事画面：1.“乘象投胎”（北壁下层西侧）；2.“逾城出家”（北壁下层西侧）；3.“佛入涅槃”（北壁佛龛东侧）；4.“罗睺罗因缘”（北壁佛龛西侧、东壁南侧上层）；5.“善慧童子以发布地，定光佛授记”（东壁南侧二层）；6.“降伏火龙”（南壁窟门东侧上层）；7.“化现三道宝阶”（南壁窟门东侧中层）；8.“雕鹫怖阿难入定”（南壁窟门东侧下层）；9.“降魔成道”（南壁西侧上层）；10.“初转法轮”（南壁西侧中层）；11.“弥勒菩萨率天官说法”（南壁西侧下层）。

如此多样的佛教故事画面呈现，是云冈晚期洞窟之最，也体现了匠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另外，云冈独有的“缘橦杂技”与“音乐树”形象在38窟中亦完美地呈现出来。北壁下层雕刻的“缘橦杂技”，属表现俗界的场面，它是百戏杂技项目中的一种爬杆活动，汉代称“寻橦”，南北朝称“缘橦”，佛经中则称“橦倒伎”，画面中一人顶竿，一人缘竿爬至竿中腰，一人在竿顶仰卧，旁边有以横笛、胡笳、排箫、阮咸、筚篥、细腰鼓等乐器为其伴奏的乐伎；东、西两壁下层雕刻有“音乐树”，东壁树枝的形象为波浪形，西壁树枝的形象为直线折弯状，各层树枝弯曲处，以化生形式雕刻演奏不同乐器的乐伎，可辨别的乐器有阮咸、筚篥、笙、筚篥、排箫、横笛、胡笳、笙、细腰鼓、海螺、拍鼓、羯鼓等，佛经中提到一种音乐树（亦称七宝树），微风吹动，出妙法音，其音和雅，它本是佛经中的意象之树，工匠赋予树人格化的表象，以人籁代替天籁，创造出比佛经中七宝树更为真实的形象和意境，更为云冈独有的音乐表现形式。

云冈石窟第38窟对于当代审美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云冈石窟晚期造像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而其中中国化的方式就是地域化、民俗化。北魏迁洛后，云冈石窟的雕刻样式与百姓的世俗生活碰撞交汇，佛教神圣造像与民间生活相结合，佛教教义更为具体化、形象化。同时，窟内雕刻的涅槃图、持乐器演奏的伎乐天隐隐有民间哭丧、鼓吹助葬的北魏习俗的折射。因而，第38窟在“西岩绝唱”中形成了更具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融合的风格模式。